

永不褪色

(独幕话剧)

辽宁人民出版社

54.7



永不褪色

(独幕话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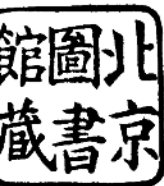
集体创作 阎作义执笔

人物:

- 江 鹏 转业军人。
方永川 星火公社农机站站长，江鹏在部队时的战友。
何晓海 星火公社农机站新司机。
肖桂琴 星火公社朝阳大队妇女队长，江鹏的妻子。
江 妮 江鹏的女儿。
齐大山 星火公社向东大队老贫代。

〔一九七五年初秋。傍晚。〕

〔星火公社农机站院当心儿。一角是办公室，门口挂着一块单位标牌，半壁墙上露出“农业学大寨”长条标语。门前，有一棵穿天杨，树干挺拔，枝叶繁茂，树杈上挂着一个军用挎包。树下有工具台、石凳，桌上放有瓷壶、瓷碗。另一侧露出石灰砌的修车槽和拖车尾部。远处是起伏连绵的山峦，成熟的庄稼遍布山坡，晚霞映照，格外喜人。〕



A486195

〔幕启：肖桂琴扛着锄头，手擎一纸团急匆匆上。见无人，直进办公室，又折回。少顷，齐大山气喘喘上，不时用白毛巾擦汗。〕

肖桂琴 齐大爷，你先坐会儿，别着急上火，一会儿老江他就回来了。（发现挎包）你看，他的挎包还在树上吊着，走不通。

齐大山 （心不踏实地坐下）他桂琴哪！你说要车这事能保准？

肖桂琴 十有八九，能成。（将纸团塞进挎包）

齐大山 他桂琴哪，到这要车我可是经过一回啦。那是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火刚点着，大家学理论，促春耕的劲可足兴了，可是正赶到当场上，有两台电滚子坏了，急着进城修，找到这，那拖拉机就在库里停着，可方站长说是林场用，硬是不出车呀！

肖桂琴 老方的眼睛里就盯着一个林场！

齐大山 这次来，我心里没底儿呀！

肖桂琴 （给齐大山倒水）齐大爷，过去的事就别提了。今天不同往常，事急呀！谁碰上这样火烧眉毛的事儿，能不动心呢？

齐大山 （接水，感情地）他桂琴哪！要不是看着今年地里一片穗头打脸皮的好谷子起了腻虫，要不是咱大队离县城远，要不是老江他转业到这，我老齐头这两条腿，就不往这奔了！（擦汗）你看现在都落日头了，我咋老出汗呢！

肖桂琴 齐大爷，天不早了，我看你就别等了，我虽没和老方、老江他们商量，可今儿个用车情况特殊，干脆我就应下这桩事吧。

齐大山 你定了，要是再叫他方站长给冲了呢？

肖桂琴 不！老江和他过去都在一个连当干部，两个人擦着膀子往前走，干的有拍有节，从没出过大岔儿。再说，这又是救急的事，这回呀，你就去给大队报信儿去吧，等车来了我去叫你。大爷，农药这事，咱拉定了！（笑）

齐大山 （站起）他桂琴哪，你吐了口，我可就回去了。他桂琴哪，要是今个儿把农药从县城拉回来，那可解老鼻子劲啦！哈哈……（下）

肖桂琴 （自语）老江他到哪去了呢？

〔江妮跑上。

江 妮 妈，刚才我到供销社去找，我爸爸不在那。妈，你说他能到哪串去？

肖桂琴 （思索，转而镇静地）哪也去不了。在部队，你爸他一心扑在汽车连，转业回来，工作还没定，可他一天也没离开农机站。……旁的地方，别想找到他的脚印子。妮子，你不信喊几声试试。

江 妮 （喊）爸爸！

肖桂琴 （急）哎呀，叫爸爸的多啦，人家知道你喊谁呀！（喊）江——鹏！

〔远处江鹏洪亮地回音：“哎——”

江 妮 （拍手跳）妈！真灵！爸来了。

〔江鹏提一桶水，汗水涔涔上。他穿着一身军装，衣襟敞开，军帽端端正正，裤腿卷着，一身豪情。

江 妮 爸，你到哪打水去了？都把妈急坏了。

江 鹏 （笑）再急，还有修这台生病的车急。

肖桂琴 现在是车着急，我急车。

江 鹏 光急不行啊！桂琴，你说，对一个本来可以治好的病号，却被人宣判为不治之症，剥夺它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权利，应该怎么办！

肖桂琴 那你就应该站出来，给它恢复名誉！

江 鹏 说得对！（提起水桶）妮子，跟爸试车去！

〔江鹏和江妮下。

肖桂琴 哎！老江，我还有急事呢！（静听）

〔拖拉机起动声。江鹏声音：“妮子！”江妮声音：“哎！”“看发动机起火不？”“爸，一点火星儿也没有！”

肖桂琴 （走到槽边，嘱咐）“妮子，看清了！”

〔江妮回音：“清清楚楚！”

肖桂琴 唉！（坐下）

〔江妮从修车槽钻出。

〔不大会儿，江鹏捧着高压油泵上，眉头微锁。

肖桂琴 问题在哪？

江 鹏 （分析着）嗯，毛病不在喷油嘴的弹簧和喷针上，看来，这个高压油泵是彻底报废了。

肖桂琴 哎？老江，站里还有闲车没有？

江 鹏 （不语）

肖桂琴 齐大爷来要车的事你知道不？

江 鹏 （喃喃地）知道了。听齐大爷说，这腻虫来头不小，干啥呀的。好家伙，兵力雄厚啊！

肖桂琴 （性急地）那快去搞台车拉农药回来杀呀！

江 妮 爸，听老师讲，腻虫专 噬庄稼心儿，可厉害啦！

江 鹏 （对肖桂琴）我听说要车的事你答应啦？

肖桂琴 眼瞅着摸到手心上的好庄稼遭虫灾，不答应咋的！

江 鹏 （批评地）你这个妇女队长，谁给你这么大的权限，嗯！这又不是咱家开的农机站，派车的事得跟方站长请示一下再定嘛！

肖桂琴 大“敌”当前，哪有那么多的讲究。你和老方又不是外人，在部队，他当汽车连长，你是副指导员，听你信上介绍，指导员不在家，你们俩人互相配合得挺好，干得有板有眼的……

江 鹏 （把肖桂琴话插断）桂琴，你忘了，回来的第二天，我们就没打到一个点儿上。

肖桂琴 不就是你转业回来那天给向东修水泵，人家没管饭他有意见吗？那算啥！吃饭还有咬筷头的时候。不管怎么说，你定了这事，他还不笑呵呵地点头！

江 鹏 这回呀，就是向老方鞠躬也白费。

肖桂琴 什么？

江 鹏 你看，好车都执行任务没回来，剩下这台破车还打不着火儿。你呀！

江 妮 （猛地）爸，小何叔开的那台车回来了！

江 鹏 妮子，在哪？

江 妮 车停在方叔家门口。

肖桂琴 太好了！

江 鹏 （微怔）停在老方的家门口？

肖桂琴 怎么？……（对江妮）妮子，你看清了？

江 妮 清清楚楚。

江 鹏 （对江妮果断地）走！看看去！

肖桂琴 等等！

〔江鹏止步。〕

江 妮 妈！

肖桂琴 叫妮子去叫就行啦。（从军用挎包掏出那个纸团，是个苞米面饼子，递江鹏）光知道给车加油，自己空着肚子也不知道饿，快吃了好出车。我去通知齐大爷，江妮，走！（欲下）

江 鹏 （叫）桂琴。

肖桂琴 啥事？

江 鹏 你先去看看春秀嫂子吧。用车的事我还得对老方谈谈。

肖桂琴 她已经住上院了，我都安排好了，没事。

江 鹏 桂琴，我方才路过去看她，听她说，打青霉素总过敏。

肖桂琴 真的？

江 鹏 得想个办法，别把病耽误了！

肖桂琴 那齐大爷谁去通知？

江 妮 妈，等会儿我去通知，行不？

肖桂琴 行。（扭头对江鹏）哎！我们走了！

〔二人下。

〔江鹏擦擦手，然后从兜里掏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单行本，坐在石凳上，边吃边看。

〔拖拉机声，由远渐近，刹车。稍停，方永川手提军用挎包大步流星上。他服装与江鹏相似，唯独不同的是，军衣和军帽洗得有些发白。

方永川 （用手指着江鹏笑）你这个老江啊！回来七天不着家，成天在这起灶，小心点，这样下去，桂琴要造你的反！

江 鹏 （指车）我走了，扔下它谁管哪！嗯？（笑）

方永川 谁叫你管了，是你硬要揽这个苦差事嘛……

江 鹏 老方，你眼望着这车报废，不心疼吗？

方永川 破的不报废，新的不调拨。（施加压力）老江，要是破车修不出来，新的又调不进来，影响了生产任务，我可要到刘书记那紧你的鞋带儿！

江 鹏 （反击）要是车修好了呢？这笔帐怎么算？

方永川 （笑）你呀！还是在连队那个劲儿。认准了的

事儿，八头老黄牛也休想给拉转个儿！

江 鹏 （笑）

方永川 简直没办法。（从挎包掏出两块蛋糕）来，换换口味儿。

江 鹏 （不接）我的连长同志，我的胃口你还不知道，不爱吃甜食！

〔何晓海穿工作服戴白手套暗上。〕

方永川 江副指导员，你已经离开部队了，适当松弛一点嘛，不要总拿苦瓜当甜萝卜啃。（见江鹏仍不伸手）你呀，这是蛋糕，不是糖弹！（笑）

何晓海 站长，到点了。

方永川 （将蛋糕塞进挎包）晓海，车子检查好了？

何晓海 一切正常。

方永川 挂上拖车，再把所有油眼详详细细滤一遍儿，一定不能叫车在路上抛锚！

何晓海 是。

江 鹏 老方，现在就出车？

方永川 任务急，早去早回。（看表）争取九点一定赶回来。

江 鹏 我和晓海一起去吧！

方永川 不！你打部队转业回来就没睡个囫囵觉，今天免了吧，我和晓海去。

何晓海 老江，你还是在家的好好歇一天吧。

江 鹏 老方，春秀嫂子正住卫生院，你，就别去了。今天，我去给晓海保驾！

方永川 那……好吧。

何晓海 （煞有介事地）站长，这……

方永川 这也好。（对江鹏）你和晓海去准备车，我去挂个电话。

江 鹏 不用了，让妮子报信去吧。

方永川 （微怔）报什么信儿？

江 鹏 告诉向东大队老贫代齐大爷，马上跟车到县城拉农药。

方永川 （恍然大悟，笑）老江，这回咱俩是垛叉子顶门——两岔了！这车是到青石沟林场拉木料。

江 鹏 林场的木料往哪运？

方永川 向东大队。

〔静。

江 鹏 这么说，向东大队庄稼起腻虫的事妮子没告诉你？

何晓海 告诉了。

江 鹏 ……老方，向东的庄稼遭虫灾，我们是不是先给他们拉一趟农药？

方永川 （摇头）实在是无能为力。你看，五台车三辆不在家，你这台从接手那天起就住“院”，晓海这台，林场三天前就预约了。

江 鹏 这木料早一天晚一天问题不大吧？

方永川 不是早一天晚一天的问题，是个信用问题。我的脾气你不是不知道，要答应的事儿，从不坐蜡！（发现何晓海在一边）哎，你还站着干什么？

何晓海 （犹豫）那拉农药的事儿？

方永川 算了！

〔何晓海下。

江 鹏 （感情地）老方！齐大爷敲咱的门来了，我们千万不能再推回去啊！向东在咱们眼皮底下，他们的家底咱一清二楚，原来是个山荒土瘦的穷山沟，但是，经过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特别是经过对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向东大队的贫下中农阶级斗争觉悟大大提高，踏踏实实学大寨，大打农业翻身仗，大干社会主义的劲头可足啦。广大贫下中农决心苦干一年，粮食跨《纲要》，他们说到做到。看，仅仅一年工夫，就夺得了从未有过的好收成。可是，正当一片绿油油的庄稼噌噌噌地往上长的节骨眼儿上，地里遭了虫灾啊！（激动地）老方，“敌人”来了，我们要冲上去，消灭这些害人虫！推掉不管，要伤贫下中农的心哪！

方永川 老江，既然向东要车，我看这样吧，等木料拉回来，明天一清早就给他们拉！

江 鹏 等一天，庄稼遭损失啊！老方，在这紧要关口，可别忘了我们农机站为农业服务的方向啊！

方永川 给林场拉木料，也是以机养农，方向上也没错嘛！

江 鹏 (严肃地)不讲为农，一味养农，方向要偏的！

方永川 一车木料能偏到哪去！

江 鹏 一车木料，也有个走什么道路的问题！

方永川 (霍地站起)老江，话就到这“卡”住，再说下去就过线了！我再说一遍，晓海这台车拉木料我定了，拉农药眼下没有车，老齐头来找，有我挡着。你去准备车，九点钟一定赶回来！

江 鹏 老方！

方永川 执行命令！（急进办公室）

〔音乐。

〔江鹏沉思，何晓海上。

何晓海 老江。

江 鹏 晓海，车子检查的怎么样？

何晓海 (一本正经地)报告，副指导员同志，用你的话说，是油满箱，弹满舱，只等目标正前方！

江 鹏 (笑)你这个何晓海呀！（一把将何晓海按在石凳上）来。

何晓海 干什么？

江 鹏 方才的事你都知道了吧？

何晓海 知道，一个要拉木料，一个要拉农药……

江 鹏 你看，哪个目标是正前方啊？

何晓海 这……不好说。

江 鹏 (笑)

何晓海 别笑啊！就是嘛，拉木料是站长的指示，该去；向东遭虫灾，你要出车拉农药，有理。

江 鹏 这么说，拉农药，你通了？

何晓海 通了。

江 鹏 晓海，如果你对拉农药的事通了，我想求你一件事。

何晓海 啥事？

江 鹏 （指拖车）我想用这台车拉农药。一切都好了，就是需要换个高压油泵。晓海，你不是刚给一个单位代买个新高压油泵吗？

何晓海 （点头）

江 鹏 这个单位不急用吧？

何晓海 不急。你想……

江 鹏 我想安在这台车上。等拉完农药时，我保证还你。

何晓海 不行。

江 鹏 怎么？

何晓海 站长不能批。（小声地）老江，站长早把这台车判处死刑了，报告都递上去了，就等批了买新车……钱都凑够了。

江 鹏 嗯？

何晓海 你还算不过这个帐？站长说，虽然眼前舍点本，但用不上半年工夫，连工带利一折腾，等于站上白添一台车。（劝）老江，你刚转业到这，我看别自找麻烦，农药的事儿，推了算了。

江 鹏 好家伙，出车的事，闹了归其，你没通啊！

何晓海 （忙改口）我通，谁说我没通啊！就是换新高

压油泵，站长卡着不批不好办哪！

江 鹏 （乐观地）好办！

何晓海 你定了？

江 鹏 何晓海同志，只要这台高压油泵是为社会主义出力，我说了算！

何晓海 （怔）你不怕站长……

江 鹏 （笑）你呀！（摘下挎包）走！

何晓海 别急，就在车上呢。

江 鹏 （幽默地）看来，你准备的满不错嘛！

何晓海 就是嘛！哎，我的任务可是拉木料啊！

江 鹏 这么说，木料是绝对地没问题了。

何晓海 那还有什么问题，去了就装，到地方就卸。

江 鹏 晓海，当兵首先要明确为谁打仗，我们当司机的，出车必须弄清为谁拉货。

何晓海 （吱唔）这……

江 鹏 这事不搞清楚怎么行！晓海啊，看来咱们还真得认真准备准备呢！（一挥手）走。（两人边谈边下）

方永川 （从办公室走出）这个老胡，可真有意思，充其量就这么一车木料，看他这个认真劲，左交代，右叮咛，唯恐这台车抛锚（见无人，喊）哎！车子检查怎么样了？（没回音，欲下）

〔肖桂琴拿一纸单急上。

肖桂琴 方站长，车啥时候走？

方永川 马上。

肖桂琴 正赶趟儿。

方永川 （望纸单）肖桂琴，你来凑什么热闹？

肖桂琴 想叫老江顺路办点事儿。

方永川 什么事？

肖桂琴 公不公私不私的事儿。

方永川 （试探）是穿的还是戴的？

肖桂琴 吃的。

方永川 好。买回来可得给我尝尝。嗯！

肖桂琴 你呀，就是见吃的亲。（转话题）方站长，等老江把车开走，你快去看看春秀嫂子吧。

方永川 有你这个妇女队长照顾，我是一百个放心。

肖桂琴 春秀嫂子打针不受，总过敏。

方永川 （急）那咋办？

肖桂琴 （憋住笑）怎么，才想关心哪！晚了。

方永川 啊？！

肖桂琴 别吓成那个样儿。我是来给你提个醒，抽空去看看。

方永川 好吧。（看表，喊）老江！何晓海！

〔江鹏双手捧挎包上，晓海跟随。江鹏把挎包小心翼翼放在石桌上。〕

方永川 （对江鹏）时间到了，出车吧！

何晓海 站长，出车这事，你和老江是不是再商量商量。

方永川 （问）老江，你还有什么考虑？如果不行，我去！

何晓海 （冲方永川一句）不是谁去，是你一个人硬性的这件事，不大合适。

方永川 那你是啥态度？

何晓海 我不是表过态了嘛，这事需要再商量商量。

肖桂琴 （来火了）晓海，你今个儿是咋的了？说话象没脊梁骨似的。

江 鹏 （制止）桂琴！……你，先回去吧。

肖桂琴 （固执地）我不走！要商量咱们一块商量！

何晓海 桂琴嫂子，我们想开个分析会。你，要是列席听听，也行。

〔沉默。〕

肖桂琴 （觉察场内空气有些紧张，索性将纸单往江鹏手上一塞）那好，我走。（走了几步转回身对江鹏）哎！要办的事都在单上标着，你看着办。有一条，要是把拉农药的车给商量掉了，我到公社刘书记那告你们的状！（下）

〔静场。〕

方永川 （掏出支烟，强压住火）商量可以，可有一条，谁耽误了出车，谁负责！

江 鹏 老方！咱们不能用公家的车拉私货啊！

方永川 话挑明白，谁用公家的车拉私货？

何晓海 站长，你也挑明白，今天这车木料到底往哪拉？

方永川 林场指哪拉哪！咱们是：林场借车，星火出车。

江 鹏 （打断）货主是哪？

方永川 向东大队。

江 鹏 可是，向东大队根本不知道！

方永川 你……

何晓海 （揭底儿）这是林场姓胡的给他老丈人拉盖房子用的木料！

方永川 （没词了）——唉！

江 鹏 老方，这个资本主义的绿灯，我们可不能开啊！

方永川 （不服，但降调子了）哪那么多红灯、绿灯，既然是林场领导批准的事儿，我看拉一趟，过不了线。

何晓海 我看已经搭纲上线了。

方永川 哪地方纲不明，线不清？

何晓海 姓胡的老丈人陈老定，见资本主义的买卖，后脑勺都笑，你支持他，是哪条线？

方永川 陈老定跟我八杆子打不着，老胡是林场革委会的干部，又是共产党员，我们的关系……

江 鹏 老方，你和林场老胡的关系，群众是有反映的。

方永川 谁反映的！

何晓海 无风不起浪，有烟就有火。

方永川 拿出证据来！

江 鹏 （提起方永川的挎包）这，就不是你买的蛋糕！

方永川 （口气缓和）……老江，你刚回来，不了解我的难处，现在离开这个不好办事啊！

江 鹏 老方，我们干革命，靠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